

調象菴稿卷之三十一

梁谿鄒迪光彥吉父著

書二十五首

與陳仲醇

三泖五茸之間有至人焉
蕩囂焚滌塵滓
敝屣榮利矚帝之先
包絡百氏雕鏤萬有
靈詮梵夾遐揆博識人倫
士類藉以襟領
所謂動我食指久矣
惟是菰蘆跼伏
嬾與



病會寢起不時盥櫛間廢頭顱腰脊悉非
人侶頃復捨身慈氏蒲團貝葉老作生涯
遂以龍門爲絕域不能自進于門之內堂
之外生當吾世而坐失高良寧關志意懦
下毋亦分緣溥薄乎夫世人不得于身則
必求得于其子不佞某卽稍空一切而世
念未忘有次兒德基者口尚乳臭而風氣
日上思友天下賢豪長者居恒謂得一北

面陳先生死且不朽而又弱不能裹三月
糧負笈數百里外因循至今今不佞不自
揣量欲從來歲屈康成絳帳于梁鴻溪上
俾稚兒得朝夕受事卽不佞亦以其間啜
殘膏襲餘馥拾咳唾以自潤是先生大有
造于不佞父子也夫互鄉闕黨宣尼不廢
樂育波旬乾闥如來亦加調御先生天人
師也能遂無意乎本擬率領稚兒下風長

請而未審道履所繇恐屬相左特托明之
兄代吐肝膈并勒八行唐突清嚴東望雲
間可勝翹結

與繆孝廉

曩覲止清揚歸而沾沾自喜以得見韓荆
州習主簿爲幸獨奈何利城非玄嶠澄江
非瀛海而門下竟如安期羨門渺不可卽
彼士成綺南榮越非人哉不佞每自怪血

肉澡熱心志褊鮮間取竺乾氏書稍以廣
澤而域外之談易於浸溺不免濡首六時
披繹忘却人世頃復賣身佛奴與優婆塞
比丘門輩作佛事一切纖鉅置之烏有而
每不能無意于兒又不能長自教兒獨幸
次兒德基者卽不教若教從帖括來妄意
諸史百氏言啜其糟粕顧兀兀智井型範
何從成心自師法于何有居恒謂繆先生

言身者稱之三十六
者符采互煥古今包絡吾師乎吾師乎思
一北面受經而爲弟子夫未卯時夜躍治
稱金卽屬非分亦大足尚矣不佞乃敢百
拜焚香致八行于下執事卽不敢謂黃口
可當白足衡茅可辱臯比願先生以無類
例之慨然下許夫卜商設教不廢段干木
而易馭爲賢滑釐陳講不廢索盧參而化
狡成哲先生能無念及此若令負笈百里

外則稚兒弱不事事母氏篤愛亦所不能
惟先生俯鑒焉謹延領以俟

與徐茂吾

不奉清揚屈指已十易星周不佞以抱病
爲生涯左方書而右藥物遂失訊問動履
咄咄欠事劉君溫易而文翩翩有致與之
語如飲醇醪令人厭心惟是祝融爲虐僅
與竟日周旋不能作布衣十日飲奈何于

其行聊附八行仲月之望擬觀濤羅刹因
便問字玄廬未審畢竟如願否臨書頗類

與程君房

自田間一覲止清揚便沾沾御李入城誇
示諸朋儕三天子都有快士程先生幸得
奉半面勝封萬戶侯哉隨囑守門者倘玉
鳥見枉其亟報尋僕卧疴兩月盥櫛久廢
謝一切客適足下過我守門以囑故報蒼

頭以病故辭而不知僕意實不難於抱疴
相待也因呼健足追迓而仙帆南下雲雨
虛無矣僕生平不敢拒謁者何敢拒足下
墨賦呈覽砒砒砂礫以廁珠璣得無形穢
耶扇頭二詩妙絕薄有報瓊祗足供一笑
耳前惠諸墨大非恒品但所謂金不換者
未便是三昧豈掌記者携之誤乎有使幸
寄三四挺毋謂僕得隴望蜀也

詩象卷之三十六
五
與沈少卿方伯

人自臨淄來者率口政績不置卽菰蘆中
人亦心艷之才情經濟如丈寧有兩哉至
若拮据中不忘舊懽屢雇飛翰又末路交
情所未易一二見者乞阿膠而并得清帕
與者旣多而受者不少得毋廉惠各傷耶
一笑二三排優卽未能遏雲振木然亦獨
創新聲一洗俗套丈握節榮歸元戎小隊

枉駕衡門當以此助浮白耳

與韓司理

日以五內拂鬱致動三尸召二豎淹綿沈
篤幾墮鬼籙昨兩接芝宇聆咳唾如誦七
發霍然而解迺知德星所指便可扶顛蘇
槁起骨而肉卽不佞而餘可推也頃者虛
擲中昏金祗御律蒼顛高褰露華澄肅穢
屏翔洽百穀待成敬勒短狀用詢居止薄

謝象菴稿卷之三十一
六
有家田新稻米家釀惠泉酒并家製果肴
奉供一箸

與何公露

分袂亡何而中秋忽至雨師風伯遞相爲
政大以爲虞十四之夕驟卷陰霾高懸玉
鏡人意爽然亦曾與二三友朋挈榼提壺
選石九龍峰下而笙歌寂寥酒香人語都
無意致宿昔土風自誇今日方知夜郎王

小耳因念雨花木末燕磯烏榜萬景憑月
千聲助秋各鬪娥眉並答絲竹足下此時
徜徉其間何啻探月窟聆鈞天者以視我
梁谿豈不霄壤甚也五茸友人于鮎先才
思高華超絕羣伍書自汲冢而下靡所不
窺文自秦漢而下靡所不習詩詞自建安
黃初而下靡所不擬議竊謂機雲以後僅
見此人者門下憐材想所願見敢爲紹介

誦彙補 卷之三十一
七
左右固知一把臂後于君大慰識韓門下
亦欣御李耳

與章吉甫

顧繼甫至接有手札累千百言琳琅錯落
目若豁而朗者至讀詠懷詩則一字一玄
珠動心驚魄得未曾有適有遠方詞客三
四輩在坐相與擊節歎賞何圖今世青蓮
少陵復生長吉子安再出也拜命之辱謹

剗心剔腎勉課數言實不能揚詡萬之一
二寧獨筆力孱弱亦繇至美難頌幸足下
擲棄之不者吉光之表以羔爲補祗令人
見而姍笑耳白露旣塗丹楓載道悲哉秋
氣有我懷人遙盼五茸何勝翹結

與方伯文

不佞自郢門鍛翮歸卧梁鴻溪又已十五
歲矣當其初歸尚屬少壯意氣鬱勃神情

朗暢北海酒壘東山絲竹鄴侯萬卷阮生
雙屐時寘力焉迺今則田光之精旣銷安
仁之髮已短於之四者僅一染指而未敢
果腹二六時中日惟沉水一鑪楞嚴一卷
清茗一杯耳烏兔催人不覺漸老才盡技
拙昔人石火草露之喻固無虛語故人念
我貽書損貺不遠千里詞旨勤渠儀物稠
疊亡論不佞蒲團起視躍如其喜卽庭鳥
階莎亦爲含笑鄙人何以得此於大君子
也新安故號巖邑自非利器胡當盤錯惟
是庖丁郢斧則所至立解亡足煩其躊躇
者口碑載道從風振響業已達之吳會矣
所願堅之以尾勿替惟終勉崇豎建以衛
吾道

與陳仲醇

日扈養回捧到華札褒辭滿幅厚意盈楮

誦象者稱之卷之三十一
九
銜戢慚竦莫知所繇稚兒德基野狐狂象
跳躍榛莽不自意忽有西方聖人之思未
見若見欲見不克忘寢廢食幾不生活乃
者濯穢軀滌塵腑匍匐數百里投誠大慈
氏卽不敢望頂門授記願呼而置之獅子
座下舉一偈一咒語付囑之死且不朽

與鄒方伯

老師三年保障百務諧緝藜條稂莠化爲

淑草鷹鷂鴉鵲盡作仁羽耄穉翊戴人士
鼓躍其在不肖佩法爲深衣被更切昔歌
來暮今悲去速矣昨欵衡茅載經時日薜
蘿松柏尚冒餘光豕鹿鷄鳧猶沾末照矧
屬有知能不愉快比至田間課僮刈穫里
叟要致歸必露浹薄寒中人四大委頓擬
攀車轍兼負弩矢而足往不前勇賈屢縮
遙望飛塵心旌搖搖曷惟其已伏願去以

謝象補稿卷之三十六
方岳來以元戎粵席未煖吳門再戾不肖
雖病廢餘生猶得以咫尺遽廬爲浣花溪
重要小隊耳不腆之將聊當祖帳物輜意
篤惟吾師鑒在

與王彥貽

雙扉高枕一室卧游兩者俱人生快事足
下以足故兼得之何必阮生蠟屐哉昨奉
顏色腴甚乃知足下坐而戰勝匪久仍當

作千里驂騮决不令美人笑臂也

復鄒方伯

不腆茅茨得要絳節村歌牧唱瓦缶土罌
秉志徒虔報饗未備吾師不加督過辱之
齒頰令人汗浹肩背靡所措矣別後隨過
舊業父老盤桓酒杯狼籍孱體不勝因而
疾作不能理婁江之棹方料理八行而豐
貽忽至亡何又至吾師高情厚誼抑何其

詩集卷之三十一
倦倦無已也益令人跼天踳地莫知所措
矣台役報命先此向風陳謝隨當敬佈下
忱以代祖道蒙索近集覆說之物老師何
所用之并當嗣致

復俞君寶

頃在田間與客飯後登高隴聽前村牧豎
弄笛晚風與木葉應答而闔者報尊使持
華械至急歸啓讀之琳琅錯落八席間已

讀見懷詩字字夜光才情麗藻似更進一
倍士隔三日便當刮目信哉若郎君秋草
詩又駸駸欲據阿翁上座矣不佞要寵靈
一二豎已遠去頗戰勝而肥卽不能腰帶十
圍已非復昔日弱不勝綺狀明春倘過梁
谿便會作十日飲與足下對牀夜語定不
至見月而喘也金箋卒業附去手使者先
過明之所便以彩筆代弱腕爲不佞增重

訓象菴稿卷之三十六
若必厭傳予而取媢母請以後日無敢辭
湖綿秧履高情邳隆勉爾登拜容効木桃
之報

與陳別駕

不肖寢瘵田野朝昏藥物黃石槌門青蒿
屏廬元始與徒空蒙爲侍遂乃竿櫝埃起
崩緱苔蝕人禮一切悉從烏有因於台下
旣廢摳趨并阻伸訊行失祖帳返缺擁篲

紫氣自關動乖物色嬾與病會罪一若此
幸賴容垢略疵越于恒情不則跼天踏地
靡所置躬矣頃者垂念稚兒蒙賜教札黃
口青衿要靈尊者分數殊異人間寧兩是
用銘之心增詎獨載在口角階墀百頓首
受教大夫子并有惡染拙集塵記室斧政
臨械主臣

與尹中丞

訓象補和卷之三十一
不佞弟原生長田野以耕鑿爲事項緣萑
苻多傲僦居圍城而實非其習因是匝歲
間凡兩至舊業割麥刈稻以寒以燠各不
愆期日者課穫已畢挾彼雀羅葺我墻屋
而台使忽至發函滿楮琳琅錯落爲之色
飛兼拜裏蹠益用銜竦門下僅啜錢塘水
至節腹分惠何其厚也何其厚也讀翰中
語知台體小極今已霍然明公誠不難瘦

貌以肥全越之民顧損勞宣鬯保饗豐大
亦不可少惟門下留意焉梁谿羅剎相去
不數百里轅門交戟隱隱在盼而草莽步
武不能遠跡有屋梁明月之思而已勒報
不虔

與華仲達

十餘年神交以公爲安期羨門也者而不
得一見今一覲止舉體舉口動無凡韻德

言家菴稿卷之三十一
十四
杜機忘將前聞之未悉而喜甚抵家亡幾
何惠我八行附以三詩八行八繡段三詩
三南金捧置几席陋室發光而喜又甚虛
往實歸久貧暴富此不佞半生一大奇逢
乎第恐夜半有肱篋者竊之走耳春陽開
麗願一暫駕青牛遨遊區宇不佞當於關
門物色之大都雲中人雖抱息蓬壺未嘗
不一窺人間世也足下肯從事否

與張叔弢

毘陵無山川之觀又無騷人墨士勝流名
侶與之捉麈騰觚諧清商而奏白雪卽林
林黔首率貿亂無歸難以控御調伏何意
天假之緣得借謫星而門下實不鄙夷之
左書右櫝朝手板而夕鉛槧居之甚安昔
賈傳不堪長沙子厚厭棄柳州門下勝兩
賢遠矣頃者晤對見蹴躡風塵間自肅肅

讀象菴稿卷之三十六
穆穆如嵇延祖有野鶴鷄群意至其吐詞
玉屑霏微映照衛叔寶樂彥輔不足多也
有品如此而令之浮沈一幕不佞何敢論
士陳君意况何似想以足下爲劉荊州王
仲宣不大寥寂乎

與陳汝翔

與足下把臂僅日夕耳而撥皮皆真動無
凡韻絕可人意何啻飲醇酒登春臺披穆

如之風而濯明月也乍過毘陵度官衙不
便未皇造請竊計跼躄字間卽知已酬
往千古晤對得無妨汗漫之游礙逍遙之
適哉青陽開麗凱風自南願且放權梁谿
下榻旬日而後裹一月糧縱觀姑蘇姑孰
之間囊吳越諸奇以歸與幔亭九鯉一相
角勝何如一詩奉贈書之筆面木桃投獻
意在報瓊惟毋忘之也

與何公露

龍逢不死比干得生固是公家福德實亦
朝宁甚盛事松扉晝啓耳此消息頓足起
舞不獨爲公家慶且爲朝野賀也春日載
陽芳菲被路三吳佳麗寧讓六朝片帆而
下門下能無意乎旣食禁嚮當亦不廢山
肴野酌何如何如何向者于君歸口津津大
雅不輟今有朱君德祖者亦雲間人與于
君才同調同而詩律更細諸書法繪事又
是一時白眉世言國士無雙不謂雲間便
有此兩人願門下以雙慧眼分視之彼其
國士之戴豈在于君後也

復李元冲

鍛翻自楚十易莫莢強半寢瘵尋討芝朮
檢鏡岐黃支離鷄肋亦自拮据八席以下
衡茨而外百不及營一切盡廢因于門下

龍門濶遠魚腹浮沈荏苒居諸差池烏兔
願門下烹鮮解錯著在梁谿青眼赤衷獨
先不佞則口頌心維今且如昨誰能諉之
野人無事空谷早寒方擁貝多坐對簷日
而剝啄聲傳羅雀驚竄發扃見使接有瑤
華爛熳八行勤渠滿幅至使花欣當戶鹿
喜應門籬犬踉蹌庭鶴翔舞而不佞感可
知也三山非復二水何遙惟在野人視如

壺嶠何日得坐春風一沃醇醴解其飢渴
消我鄙悒已早暮手焚柏子仰叩蒼昊願
暫借中丞戾茲南土不佞于其時借彼竹
馬隨此筇鳩望見顏色稟承命令死且不
朽矣

復觀察蔡公

自入長羸困于格澤四大鬱腊不啻僮儻
綸巾荷服經三月不御及秋始平復借一

說象者稱卷之三十六
二隱淪浪跡湖山討問芝朮諸香蘭離墨
洞庭羅刹足趾殆徧昨始抵家因于明公
違遠道範闊希教令數僇督過擢髮何窮
顧所爲銘鏤高雅佩服深仁則何日讓之
豚兒仰荷生成極知向違頃歸自成均逾
加惕勵倘彼蒼垂憫與之尺寸溯源追本
敢忘再造所刻楊馮諸公文以黃口小兒
敢于編次極知不可嚴命下索不敢卒闕

幸終教之四筵領訖卽色訣未諳意匠爲
謫敢不勉加槃礴一呈伎倆效黠蠅之役
博噴飯之權

與張孝廉

曩承枉駕偶值殷冗草率几筵倉皇杯酒
論心猶淺談枕未竟野人素無事當德星
臨况而事却并集至今思之不勝懊喪別
去亡何寄我瑤箋墮自雲表謂不佞枕林

法苑誼不偏脩捧玩再四愧汗浹背不佞
白癡人也腹不能爲笥而好讀書胸不能
吐絲而喜搦管白首窮年大業未就卽今
五十而老世間一切校勘已熟思欲破三
無明除十煩惱究竟四禪深心八解而鈍
根難拔宿緣在縛卒不能如劉遺民王龍
舒江公望張無盡諸人住世出世不免與
草木共盡而已奈何語云鐘鳴漏盡而夜
行不止世人汲汲皇皇馳逐聲利老且不
休何有意致其在不佞差猶勝之矣

與王百谷

日洞庭之行道金閶遇張雲來而知先生
病詰朝又遇雲來而知先生令不佞勿視
病視病無爲應門者比時以爲先生小有
恙耳遂止尋歸自洞庭欲一問安否屬風
利不得泊又止尋抵梁谿而後知先生病

在痢勢甚劇未數日而知已霍然矣又止
因于先生病甚時不得視問眠食先生以
不佞爲非人耶乃者特遣蒼頭敬訊先生
進飯幾何曾噉肉脯否亦少啜米汁乎已
美寢未不佞居恒謂先生骨挺神清有至
德多扶掖人不作皺眉事之數者皆壽道
必享大齊無疑一病何足爲彭錢累也

與趙凡夫

吳山之勝在支硎一帶門下結廬其間蒼
嶺翠巘金泉玉竇羅列戶庭晶熒璀璨琮
瑀汨減悅耳怡目何減逸少剡溪季倫河
陽且于其中漁獵百氏咀嚼三藏搜剔六
書研覈四始屏氛滌垢葆精緯元是又少
文所未能伸長所不逮者也不佞近亦于
惠山之麓規地數畝引泉壘石差足幽賞
而苦乏康樂疏鑿之資乍作乍輟經三冀

茨未得就緒以望佳園不能十一至于攤
書竹牖搦管松窻坐石翻經鈎雲討木更
讓門下百舍矣頃者視刈田間開場面圃
以崇崗曲隴爲閬風蓬壺放杖閒行樵歌
牧唱時時送響以爲數部鼓吹便自謂南
面王樂想公山中亦不乏此或者不如吾
鄉道地耳有邵古華者能作宋人書板字
于儕輩中稱白眉渠聞門下方刊刻三大
藏特爲引至幸一試之荒圃中尚缺顏額
數方敢煩如椽之筆倘肯揮毫微獨光我
泉石且使九龍增采何如何如

調象菴稿卷之三十一

梁谿鄒迪光彥吉父著

書二十四首

與孫戶部

吳江之政膾炙人口至于今七易歲矣而不衰甚者不獨思何復欲借寇他時節鉞肯亦不鄙吳會否有友朱念修者能讀先秦兩漢六朝書爲古文詞詩歌咄咄逼人

而詩更玄詣至書法繪事又其緒餘乃雲
間才人也今來白下願一見顏色特引之
左右并藉爲晨風用申契闊朱猶書生不
慣曳長裾惟門下有所以提挈而游揚之
不令蒯緱蕭瑟幸甚幸甚

復宋獻孺

別三年一見嶷然頭角大爲分彩晤對兩
日翩翩如昔而雅馴倍之旣已上人自愈

下此無限地位也不佞更維服矣衡門素
寂一時偶爾雜沓鷄群威鳳徒令主人目
成不獲塵尾酬往至于糲食土型報饗未
備平原督郵又不堪浮白于今尚媿色耳
太翁眉壽拜命之辱勉課數語無當三祝
或者假以博壽翁噴飯亦舞斑服彩一助
乎外有一歌更是蛇足附以鴻毛統累使
者惟毋訝其不莊也

與馮元成

門下長松野鶴清標絕倫動無凡韻至于
與人則掇皮皆真推心置腹昨奉侍日夕
不啻與華胥畏壘粟陸之與居也不腆茅
茨要有杖履階莎庭鳥至今尚爾生色乃
若空香一閣更復芬芳襲人昔所謂荀令
公香不足言矣拙集穢甚辱賜序言語語
最上不雜二乘鈞天廣樂世外玄響門下

著作誠詞壇至寶此集尤寶中之寶也方
買隙地數畝與木工輩扶剔蓁莽以營菟
裘且另結一椽擬舍車騎而使者忽至云
不免捉鼻則此意徒勤將置之烏有耳奈
何尊使促報甚急草此勒謝晤對在邇不
盡蹇產

與詹淑正

黃山白嶽久動食指數日之間擬理蒯緱

謝家菴稿卷之三十一
賈勇而進非得指南誰爲前導前已定盟
幸毋爽約

與華仲達

日奉對清揚如餐霞茹芝之流不受分毫
俗氛特未蟬蛻耳亡何而三詩至清真幽
逸復似其人時一捧玩不忍去手特課一
語報瓊非敢以魚目配夜月聊致區區耳
方有天台鴈蕩及黃山白嶽之游肯惠白

雪壯我行色否

復馮元成

自入曲室坐廣筵後移舟許墅便疾大作
抵家凡七日夜胃腹如刺剝那不能少忍
乃知福不可倖叨如此天假之靈遇若長
桑君也者用金石藥攻之暴下得積藥二
三升積痰三四升方有生機而四大已如
腊矣乃知溫劑之不可用如此比時綿篤

詩家補和卷之二十一
殊無所苦獨恨與門下方結金蘭而遽欲
長訣耳頃雖小差卧起必用人翼噉粥不
過半甌得翰至而霍然起及見錢君與稍
讀其詩而神情欲醒又不啻如長桑君而
喜可知也第荒齋無主八席間塵肫肫高
無以款洽之奈何屬在牀褥不任搦管授
侍兒奉報未悉願言

與華行父

門下秋林襟領人倫模楷曩辱臯皮兒
極荷造就之恩中間事勢錯迕不能長要
絳帳則以彼時見尚乳臭多不馴擾之故
乃者懲創旣深風氣漸上如夢得覺似醉
斯解謂不可當吾世而失一華夫子不肖
再陳西河之席奉屈文旌倘夙好是尋舊
惡不念慨然以許微獨造兒子寔造不肖
也屬在卧病未能躬請百拜械辭向風延

說身者稱
卷之三十一
五
領主臣

與于惠生

湖頭別後十四日而過滄墅便病大作抵家凡七日夜時時在死法中要有天幸遇若長桑君也者立譚間以金石藥攻之暴下得礪礪數十升乃免就木然此身尚或飛或沉不知天之高地之下也來貺豐美賜詩鉅麗吟嘯雲中命兒子讀之病良霍然

二筵之役請以後期

復郭天谷

三楚之役本非罔象索得玄珠乃經數年光耀湮泯不逢賞錄咄咄恠事神物匪偶小屈大伸楚人士遂舉隻眼相歸而不佞非真具隻眼者幸耳巖栖川觀與世遼隔不虞械蘇自天飛下蓬島盪焚而讀厚誼滿幅至諷雄篇高山流水洋洋峨峨彼其

謝象菴稿卷之三十一
息以六月而搏必九萬也何異榮授定何
時李官于外頗稱顯重可一意行志敝郡
司理瓜期久逾倘得借德星何獨毘陵將
吾江以南青衿赤子有厚幸焉不佞且幾
幾望之

與汪太史

曩得南宮報甚喜尋又得館選又喜菰蘆
中人捐除一切冥心禪觀于此兩事不無

相關却於世味一染指矣一笑長安日氣
分不作貴人書其在知已何敢以例例止
緣累年卧病久不報章足下得無以晨風
爲洪喬耶金馬玉堂石渠天祿豈異人任
惟時吏治寢衰官私多故凡百所司動生
掣肘固不若木天之清華足下今日政可
養高需受絕勝風塵奔走也片羽之便聊
附八行北望薊門神情與往

與孫雪居

不佞自乳臭時輒能於畫品書品中妄意
月旦每見門下所爲八分書及一草一石
未嘗不嘖嘖歎賞謂古人可作而今老且
至矣四十年嚮往曾不能借五兩半葉之
力闖門屏而聆咳唾其有蓬之心耶貴邑
顧繼父宋明之諸君輩宿與不佞周旋謂
門下無論臨池法備槃礴技絕彼其游無

恨而入無吟披肝瀝膽飲人以和不啻燕
胥栗陸氏之與居也則不佞之引領於光
風霽月者又非一日矣鷄肋稍王蠟屐可
勝誓將搴芙蓉而就之豈肯生當吾世失
一長者不佞薄有山園以供跬步棘籬茆
蓋誠穢甚不堪但得如椽之筆爲一顏之
勝金谷平泉十倍乃敢不煩紹介自具匾
式於掌記者門下得無嫌其未同否不腆

之將唐突之甚

與趙凡夫

不佞鶉居穀食蚩蚩自保一切戕生伐性
之事避去不啻十舍不自意二豎馮陵直
以藥石爲糗糲兢兢墨守不任輸攻至爲
解籬撤棘者所笑求其故而不得則索之
無始探之無朕觀之無物於是乎屏芝朮
去鍼砭時而蠟屐時而杯棬時而團焦時

而貝葉縱橫恂恂不知樂生而惡死何有
于二豎客從茂苑來頗言布金之地爲闡
提所窺肆意謀噬何許波旬敢覬龍象昔
謂獗獠具佛性此輩亦我族類安得迺爾
豈獗獠之不如耶金剛神力胡在奈何容
彼跳梁想匪久置之阿鼻耳不佞取饘粥
餘粒營一菟裘諸陂池亭榭一不足觀而
欲借觀于如椽之筆匾式具在六時小間

言家補和卷之三十一
幸賜篆筆不佞當以一字爲一摩尼珠何
獨李斯史籀秋深薦爽片帆可發或扣禪
關聽演羊鹿茲不長語不腆侑緘主臣

與孫文融

自解楚龜偃息梁鴻溪者十餘年中間十
九卧病僅取喘月鷄助與緇衣道侶譚小
品說無生未皇一走竿櫝問訊興居是生
平一缺事不腆關門要有紫氣元戎小隊

儼然顧我復緣寢瘵坐失倒屣何論投轄
又生平一大缺事門下不加督過飛書白
門詞旨溫復且念及歌者夫優俳賤屬謳
歌小技不廢正始漸靡末俗近世梨園稍
一揚喉悉堪嘔噦振木迴泉遏雲傳谷久
不可觀矣不佞弟病餘無所事事直自爲
譜親爲律擇善謳而知書者與之發蒙而
後教之卽未能引商刻羽吐徵含角差亦

謝家菴稿卷之二十七
不俗門下不以新聲爲耳目累乎請竢大
拜還里逆樓船而奏之水濱爲歌皇華者
助

與王百谷

不佞生平無他長惟有養生一事養生愈
工而病愈甚至爲耽麩蕪戀蛾睩馳逐狗
馬者所笑亡論人笑我卽不佞亦思其故
而不可得不免自笑頃且以四大爲鼠肝

爲蟲臂置之若有若無若存若亡之鄉而
病始霍然乃知外身身存後身身先柱下
史固無虛語有友游鹿野者雅以星命爲
名高去而爲墨不在方于魯程君房下盖
墨係徽人本業游君復巧甚故驟得之第
習賈日淺人無知者願王先生舉齒頰之
餘爲一游揚行且並價潘李不得區區方
程也

與章吉甫

青鳥不先仙輶忽度主人武林之游留滯
日久遂令彼此相左若東伯勞而西飛燕
諸投轄下榻平原十日事悉屬烏有歸途
傳及不勝懊喪知足下行庭無人愈不免
短氣也歸不半日而疾作延及長夏未已
目不耐書手不任管足不能履階序一室
如鼎僅令平頭敲紅牙與滑稽客輩談漆

城葬馬之說以送日畧及秋始得展卷操
觚進杯學如故耳讀詠懷詩風神朗朗何
減步兵足下大業神詣如此誰謂吾黨無
人頃者具區之陰買有隙地方營糟丘以
終老足下儻不虞前日故事乎願爲期以
示如再失倒屣者請屏之金蘭之外不腆
一詩情見乎詞翹首五茸我心如痂

與孫子桑

游君之來也嘖嘖頌高誼不置謂非孫先生誰以手植我以口揚我以錢刀稱貸我所舍星命而諭糜爲甚艱瘁細瑣之事而以旬月就得糊其口於琴川者絲髮皆孫先生力也僕因是益重游君能不棄德夫悖德負義人情皆然游君獨不與俗伍蓋其賢哉顧其居肆甫始而足下爲德方新則以孫先生爲曹丘邴奚者又且日久遠也故僕爲游君緩頰於足下匪有所請益曰無倦而已僕方營菟裘以待老近在二泉九龍之旁可堪枕漱車騎過梁谿幸勿靳移玉山水清音願與足下聽之

與方承郁

新都人士尚氣好訕厭心非易調口亦難屈指煩劇歛爲魁首晨風自西來率傳令君之政烹鮮解錯理繩張絃懸蒲鞭去肺

石種種並至大才槃槃能弄丸巖邑而餘
又何難矣黃山白嶽久入夢寐幾欲下梁
溪之棹虞作陽鱈竟阻雲鷁豈不令禽慶
笑人有友俞君寶者家臨三泖閉戶讀書
足不入城市而性好游又慕天下之賢豪
長者念三天子都有賢使君在不可坐自
失特躡屩而來願一望見顏色亦知明公
爲客所苦方嚴拒客之令而俞生敢冒令

以請僕又欲明公破令以延入者寧不自
揣度若是緣生不獨能爲詩詞有才謂而
實曉三尺善自檢押是陳豫章下榻人可
諒其無他耳

與方斗華

自長安晤對屈指此離又已廿更莫莢人
壽幾何而參商若此屋梁明月能不翹思
有僧大川者慕道叅方軍持錫杖所至幾

赤縣之半乃者歸而誅茅杜足以金液代
喻糜寫華嚴大部其為功德當與須彌恒
河等聞丈法門精進檀樾弘開有給孤長
者之義特爾投誠造請願多發金錢相助
并一緩頰以導人之助是人我同圓財法
並施其為功德亦當與須彌恒沙等惟丈
裁之

與申少師

春杪一病幾隸鬼籍凡三越月而後小有
生趣因於門墻多所曠失瞻仰明德曷惟
其已平湖僧大川者以金液代喻糜寫華
嚴大部為費不貲用力甚鉅其於法門功
德真是希有拜台命之辱稍為導導諸施者
共成善果第恐精衛填河未便圓滿耳鷄
肋差強當圖造請病腕草率主臣

與夏孝廉

謫象菴稿卷之二十三
曩未病時稍寓目大集嘗鼎一臠知未曾
有近加翻玩則熊蹯豹胎鷓鴣象白甘滋
流溢芳郁射越如入天厨莫知措口乃其
胸涵寶藏筆吐曇花大言小言悉關至極
昔人以禪爲文如蘇公白傳王右丞諸人
曾不是過長讀而往心胸躍如幾欲一奮
不律而精神尙萎中血久耗小一抽思便
面目呈赤手足汗下未免中閣埃二豎遠

遁不礙搦管卽當勉強卒業計亦不出三
四旬耳何物茅茨得要玉烏土型山肴樵
唱村鼓聊以博笑何堪執饗門下指槃糜
爲子都加魚目以夜月過矣過矣

復歐陽憲副

當明公之在我毘陵也一年而治二年而
化三年而忘逮攀轍以往則益尸而祝之
歌而詠之慨寇恂之難借思何武之旣去

若孩提之戀乳母然盖由老公祖終愈于始裏如其表有不覺浸漬深入者至于某則益窺明公城府不設意必俱泯以羊叔子之心行趙張龔卓之事一時人品罕見其兩此意曾與韓四府屢屢道之非敢爲佞也某自前歲一病幾入鬼籙迄今不離藥物獨以病故稍屏除一切與緇衣法侶日飯伊蒲飽博飪談說因果以送餘日此

可爲明公道者赤蹠自天裹蹠鄭重北向拜嘉感與媿并泗者報命八行以謝

與毛司理

德星當五茸其餘輝流耀及於旁郡所爲瞻依仰止亦既有日惟是牛衣擁卧人群濶希等咫尺於河山而缺然可知乃者星旌按部不難折節先施出於分外而不佞某又以狗馬病深兩足如繼田間伏枕坐

詩象苑稿卷之二十七
失將迎而缺然又可知何物殘喘至慕德
情虛承尊禮廢擁篲誼乖倒屣敬失一豎
黜人害一若此或者天假之便得蛇影消
疑鷄肋無恙當匍匐雲間周旋風裁耳

復陳汝翔

日晤張夷甫知軒車至金閭已久門下以
官衙爲銛筦不得出吾輩亦以府署爲廣
寒不得入盈盈一水大是惟事乃門下靈

霽士豈肯受羈斂府公厚德非羈斂人者
或者門下自避瓜田李下耳然亦太慎人
矣敝鄉方屬收黍不佞亦如去歲還歸舊
業從田間課稅霜螯雨甲露葵脫韭徘徊
塲圃游衍藪澤亦自足樂吳城去此五十
里而近倘亦不妨陳白府公作半日揚帆
十日杯酒乎望之望之洞庭之勝冠絕三
吳語具拙草中敬以二冊奉博噴飯

復族人

自處逆奴變後悟得五濁惡世不啻羅刹
鬼國一切以空觀消之自覺方寸虛明四
大自在髮幾莖白者忽變而黑五十以前
夙病一旦除去無復胸中硯礪矣吾姪六
十而老亦宜早自收拾尋個安閒快活頭
路不當終日逐逐紅塵也何如何如張計
部文人卽所爲太夫人小述已自蔚然乃

今不佞執斧斤于大匠之門不亦刺謬乎
雖然敢不惟命俟臘月望前後當卒業以
上耳

調象菴稿卷之三十七

調象菴稿卷之三十八

梁谿鄒廸光彥吉父著

書四十二首

與夏茂卿

舊業之棲不徒課稅亦爲養疴每日三商
而起門無剝啄鳥雀時下茅檐炙背攤書
數卷倦則取苦來沃之佐以郭索卽乘輿
旬樂不踰此稍一興至扶杖前村登高隴

聽牧子唱答又不減尉遲公一部鼓吹從此泗然兩豎子忽不知所之矣惟是吐詞搦管尚力不從心所譔叙語如春蠶繭後不復成絲奈何蓋門下諸作是舌上蓮花而不佞二序則佛頭安糞大不相當幸一覽而擲之母付刷氏

與楊憲伯

維門下體陰抱陽操規履矩舒之勩伐炳

娘翔洽宏奠群有其自星輅未戾時業得于所耳聞爲快頃者德星臨蒞亡幾何時而風猷鼓盪膏澤滲漉士則氓懷又得于所身覲爲快乃油幢咫尺而不能自致階序景行慕德之謂何而輒自外之所繇二豎黷人自春徂秋幾不食新近稍霍然而傴僂支離動若羈絆遂令竹馬兒笑人非其願矣若乃頌干城詠素絲美具瞻歌來

暮實不在諸戴髮含齒後惟門下在宥陽
德乍昇元律肇始老公祖動定萬福謹修
赤蹠南向泥首授之臧獲以獻

與趙凡夫

方課穫田間曝日茅檐酷有天際真人想
因圖寒山隱居一楮政欲相寄而若撫兄
適至遂托轉致第非顧凱之不能寫謝勿
輿丘壑耳

復王方伯

放逐以來渴慕天台石梁并結想大雅思
以一葉渡錢塘滿此意願二豎斃人因循
不果遂於山水負心兼於門下契濶咄咄
欠事項者課租田野日惟漁樵共對政苦
岑寂忽拜華札爲之色飛敝鄉去金閭僅
六十餘里而近卽寥寥三戶不足辱玉趾
倘能買其餘勇不難挂一席筵乎所謂開

軒面塲圃把酒說桑麻亦一快境也何如
何如

與申少師

廢棄餘生造物者復不見憐而與之以病
腰鏹不任蠟屐多虞惟有閉門讀古方書
翻貝葉送餘日而已台下抽身黃閣退長
丘樊冰顏雪色照耀林莽真夔龍綺皓合
而一人某執鞭願切納履情深亦何難此

一衣帶水惟是二豎勦人不免以金閭爲
海嶠人之無緣一至于此瑤池在望捧觴
未能敬撰蕪詞用代麥丘倘嘉平前後稍
堪杖履當不忝門庭稟承教令

與觀察蔡公

德星蒞吳會亡幾何時而治大翔洽彼其
洞茅屋而剽大觚人以爲神君肺石虛無
桁楊不設人以爲慈母引翼化導因黔首

而及于逢掖人以為嚴師飲庶泉敦素絲
人以為處子為儒生乃其不亟不徐若弛
若張治而不治則又如化工然時行物生
而不覲其迹不聞其響噫至矣至矣若不
肖某於明公比詳削櫝間沾膏啜馥以一
斑而窺大全抑亦詞林宗大匠騷壇盟主
也名賢在望儼然型範即何敢以陽鱗自
阻惟是二豎騶人淹引日月支離鷄肋動

若跡枳既失樞衣遂垂問字僅於田野中
為明公賦干城詠具瞻歌丕顯頌文明而
已翹首利城若見淵襟霞表瀟灑嗟蘖敬
修八行崑候福祉具有不腆效歲時一縷
大虞輜褻惟不以為褻而辱揮頓之幸甚
與王太府

不肖某為天戮民福薄分淺彼兩豎子穴
我膏肓雖有丘壑長廢嘯詠因不敢以疋

然四大唐突交戟子民之謂何乃秉耒之
餘亦時時聞老公祖政治澤如甘霖凜如
清霰密如繁星踈如寒篠歛如處女張如
脫兔御胥史如束薪引善儔如酌醴調劑
亡頗參互以時亡論近代卽穎川渤海奚
加焉未嘗不東望毘陵爲罄三爵也惟是
弄丸游刃雖則有餘必於人漸戶被得無
蒿其目而焦其神耶敬因歲序奉候福祉
不腆之將比於芹曝

與馬新甫

曩承藜杖扶我雀羅屈指莫莢凡已頻易
而階莎庭樹猶自含滋荀令餘香尚復襲
人衣袂也自後每對清風明月何嘗不思
我玄度乃魚腹浮沈鴈足艱阻不佞有蓬
之心耶多生失種善果二豎騶人牽引不
置兩年間微獨嘯歌妨礙抑且人徒謝絕

幸神明未昧得以藥石小間閉戶讀莊騷
翻貝多葉團焦朝夕虛白與侍由斯以譚
人病不卽死亦自有一段勝地何必噉酒
食肉而後愉快乎文園清暇著述繁興名
山之藏能一相示否大川僧世諦甚融法
力自在此亦是祇洹中一善知識不負門
下法眼矣于其歸八行奉訊薄有所將大
媿輜褻惟是以七言當三祝則意甚勤渠
門下想弗吐之也

復官賜谷

不佞畸人造物者幸假我以丘壑與我以
閒寂畀我以不死之年不佞亦不敢少負
彼蒼養餘閒保丘壑探芝討朮以一日爲
兩日之用頃復捨身瞿曇於梁鴻谿上編
茅數間翻閱三大藏世棄君平君平亦棄
世不謂津上貴人忽然追念舊誼于十餘

年之後飛書自天墮我谷口
蹙然之音胡爲乎來哉
將令人忽不知其所從矣
晨風北反八行爲報不盡
寒產

復孫建侯

屈指他離僅四易寒暄耳
而不啻若幾更歲代昔云
一日三秋固無虛語至想
叵羅浮白蠟炬搖紅名理
往復雅謔斐疊則猶昨日
事也僕五十而老一切人世
浮華俱

已勘盡不足滑我靈臺
晨起啜白粥誦法華楞嚴
諸經一過午飽噉餽覓緇
衣道侶說有無無有浩劫
而上世界以外入夕對蓮
花刻漏再展小品一二隨
舒足而卧如是以爲常
卽往時徵聲選伎且盡付
之壁觀何論其餘讀翰語
舉六朝風流動我食指夫
烏衣朱雀莫愁長干之下
不乏擲果少年安用區區
老頭陀爲哉一笑七詩

誠象菴稿卷之三
一畫敢不唯命且足下悉人甘苦許假歲月則益不敢終負矣

復周元孚

一自歸田便思入道然僅染指未遽深心
年來盡閉一切形景周妻何肉都屏不御
捨身作佛奴項雖營一菟裘稍爾拮据實
爲安置金仙於此修習倘一旦五衰不救
七尺就木便作佳城永爲佛地矣惟是拈

弄不律殊媿不工而習性相染難於委棄
實是一重魔障世豈有攝龍調象而加意
雕蟲者匪久當敝屣之耳別陳生三十年
以爲鬼物矣而不意其復歸大奇歸而兩
目俱廢形非故吾又大奇坐定出丈八行
一詩八行明月一詩夜光夫以病廢之夫
挾重寶而涉波濤不虞天吳海若作崇耶
又大奇至述起居頌高誼歷歷如指掌政

所謂盲于目而不盲于心者又大奇不佞
團焦人竟日跣趺不覺頓兩足舞矣陳生
以并州爲故邑倉皇告別于其行亦以八
行一詩奉酬丈以玉弟以礫丈以金奏弟
以缶鳴知不滿一笑也

與一雨上人

夫古德無論近時苾芻爭談姑蘓海虞矣
姑蘓堅忍執而不圓海虞解脫通而未固

乃若意象能調心猿善縛三乘經論滿
鑽研四分律儀攝躬束服囊括萬有饒益
羣品不執不通亦圓亦方自我一公而外
指未易一二屈者至其買勇丘索游稅墳
典禪藻秘辭慧葩映發傳顏謝宗入錢劉
室寧獨近代卽道林慧遠何加焉不佞所
爲口頌心維亦既有歲月矣惟是有周妻
則身尚穢噉何肉則口正膾着阮屐則骨

讀象者稱卷之三
十
半傲銜嵇學則腸又濁未能以潦倒七尺
向鷄林鹿苑瞻禮白足實三生欠事也然
而不佞非真流浪顛倒沒志意者不無闡
房不有闡房不擯醜龐不嗜醜龐不遠麴
蘖不近麴蘖不薄探奇不逐探奇頃且屏
除一切去雕復樸卽于無始作在家頭陀
矣顧鬼窟易入狗繩難捉鈞鎖暫開樓閣
旋閉那得如靈雲見桃香巖擊竹乎正如

來所謂可憐愍者不揣願以梅檀一室奉
延法駕結夏其間蒲團貝葉隨意自如小
品大乘惟所演說俾不佞長餐甘露沐有
法雨如探海寶遇海導師如療病身得大
醫王此又三生最懽喜事也我想我公婆心
真切定不遐棄特托惠山僧照乘褰裳笠
澤以請翹首莫釐可勝注企

與李道甫中丞

蓋人亦難全矣工鉛槧則缺祈常勒金石
則垂竹素披龍折檻未會風流捉麈談天
鮮綜名實俠烈而檢踰束躬而氣蕭故左
馬不能爲管晏絳灌不能爲隨陸逢于嵇
阮之難兼支許趙張之罕儷原嘗所短曾
史所長太丘爲長荆卿爲短自昔而然也
寥寥千載求其符采互劑根葩映發源瀾
委注膚骨偕鮮則明公而外指未易一二

屈矣不佞弟懷賢不替好德彌深敢當吾
世而失之惟是鍛翮以來無歲不病一歲
內無日不病與之芝朮而病如故與之杜
門黜儔侶廢慶弔而病如故與之絕腥去
麕捐麩藥而病如故與之屏棄絲竹謝遠
蛾眉而病亦如故日觀于無始索之大荒
恬然汨然而後二豎始去三尸始伏頃且
捨身佛奴不復作人間人矣顧多生以來

無明結習展轉纏縛未便擺脫安得如靈
雲見桃香巖擊竹平明公固今之張無盡
裴晉公白少傅也能舉寶筏度我迷津不
間庭日永綠陰作蓋翹首淮南懷賢如渴

與郭大行

長夏寡營據梧兀坐曩時六七故人頗往
來胸臆忽有物剝啄吾廬云姓潘名志顏
來自邾城持有郭大行魚腹至開緘捧讀

上言長相思下勸加餐意旨勤渠詞采斐
亶不啻飲芬挹耀於赤壁磯畔而喜可知
也諭中欲得拙書拙染夫足下紆金拖紫
飛符乘傳而乃加意于此澹泊無味之物
何所好反所事耶將其意玄遠矣惟是臨
池技拙槃礴術淺曷所當于大雅也者而
誤愛之嗜癢逐臭不虞人揶揄乎謹已如
命完上其以爲噴飯以爲覆瓿則可以爲

座右觀篋中藏則不可

與夏孝廉

足下兩集以禪爲文以文爲禪詞壇法苑
具足三昧不佞不文不禪而謬爲叙語吉
光之表以羔爲袖抑何不類耶直令人媿
殺日散優童不佞鈍根人欲修淨土因屏
一切耳目之觀足下進我以名流導我以
仙真引我以宗風許我以風流倜儻此皆

足下自有而欲不佞有之不佞何能雖然
跣玄丘窺巨海不敢不自廣也逆奴無故
白日操戈事大惟異不佞以恠甚故作甘
露觀消之非真能割肉如歌利授首若黃
梅也觸熱歸來四大委頓使者促報草此
佈謝不盡百一

與郁孝廉

不佞居恒每謂門下文心質行禪思玄風

言身者種卷之三
十四
種種超絕卽形跡未密而心期切至人生
相知何必接塵而遊連牀促膝哉不腆園
林得要杖履主人他逞失於倒屣門下不
題凡鳥足矣陂塘湫隘何當右軍池館而
以白鷺贈耶訪恩公詩如命書拙筆奉上
顧非黃庭不足相酬奈何清貽多品悉堪
佐曲生河朔之飲有此便足了三伏事主
人翁不煩治鮭菜十種矣

與林令公

此書未上

逆奴余學撫養一十六年衣則綺縠食則
醲臠處則堂室行則舟車驅奴役婢交權
結納絲毫皆不肖賜也彼狡童者生心無
良乘不肖寢瘵尅匿千金懼相查覈輒懷
異志行兇白日肆罵通衢刊刻謗書望門
投遞雖飛廉惡來窮奇擣抗不毒於此卽
鍤以斧鑕置之鼎鑊其又何辭惟是不肖

說家菴稿卷之三
學佛人也念是非毀譽悉屬前因愛憎妍醜靡非定業故調達造謗掬多設毒于佛猶爾而况于人乎逆奴之爲此或者不肖最初以來所結之冤多生而後應受之孽豈其戴角張距而絕無人心鑿胸貫耳而非我族類也夫佛度有六忍辱居一佛戒有三絕嗔爲次昔北宗懷忌六祖令張行昌謀弑行昌入室六祖恬然授首首不爲

斷行昌悔悟得證聖果逮六祖化後有張淨滿者受新羅僧金截其首奉養事發邑宰以質上足令韜韜曰論國法須當誅夷論佛教自可赦免後竟不問夫逆奴之惡逾于行昌浮于淨滿在不赦之條而不肖奉教慈悲似不樂置之理蓋逆奴趣死而不肖全生逆奴棄生而不肖貸死逆奴以德爲仇而不肖怨親平等此雖薄迦不經

詩象菴稿卷之三
之仁倘亦彼蒼好生之意也或曰猛虎出
柙其毒將昌不肖亦不之計矣伏望明臺
推仁於天地之表宥罪于刑法之外用佛
氏三寶寬國家三尺待以不死許其並
生卽未便申詳不妨以此下情達之未審
可否

與何元隆

三伏伊始恢台爲政有暑彤彤每當停午

如坐洪鑪氣息弗然虎丘僧籃雖乏閒房
靚室陂塘水榭可以延涼氛納颯爽畢竟
殿角參差寶樹迴互晨鐘夕唄都成清涼
景界况以門下冥心壁觀方寸肅穆定與
棲遲火宅坐卧閭閻者不同也計過旬日
便更白藏空王淨域秋氣先動想當載金
飈下梁溪棹乎不佞翹首望之矣袒跣衡
檐晏然無事午睡後得詩四章奉贈描寫

未備意良勤止并拙書一冊拙染一楮上
記室倘門下于執熱時取以作笑具則鄙
超揮扇何晏拭巾將無所用之耳一笑

與周職方

不佞從賦考槃銷聲遁景於菰蘆中一切
耳目事俱廢加以頻年寢瘵芝朮與伍則
益廢卽門下方翱翔粉署傍三山二水生
色而不佞不知也知之從郭君始郭君又

言門下念我甚此如掖庭新貴承恩並輦
而不忘昔日採桑舊侶不佞舍然喜且泐
然慙矣近時郡邑官長土苴巖穴鑿坏拒
戶便目爲敖雖以區區嬾病鷄肋不免改
而逢迎惟是木疆卒苦不習未易饜酬羣
心昔人蹈海入山良有以也郭君才甚裕
肝腸亦白日惟飲二泉水非逐逐下走者
於其行聊附八行并一扇一集上掌記官

謝家春和卷之三
解歆蒸坐卧煩熱拍手胡蘆軒然噴飯將
藉此乎主臣

與龔子勤

日過名園荷風襲人殘暑竄去清言斐亶
形神共適旣抵暮而月印銀塘徘徊桂楫
花宮隱約寶塔微茫又別是一妙境不肖
酒腸故窄食量復淺至使偃鼠之腹爲之
驟廣而喜可知也惟是方圓交錯魚鱗網

繆客旣戒殺主復好生不免對之齧齧耳
子夜不寐得詩四首呈覽專望報瓊兼祈
運斧

與張戶部

梁谿利城景響相襲文心道履時時在耳
目間中企慕之尋晤盛季常亟道門下曠
識粹裏金玉爲度吐詞揆藻咄咄逼人中
大企慕之惟是蓬蒿中人不堪作伴津上

因遠龍門并垂魚腹非其心矣白門山川
雄奇峭麗無問攤書粉署躍馬長干咸足
使蔥蒨墮屐紫翠染案而門下又以三寸
管收之自當前無六朝不佞擬且濯其穢
質捧名香執槃匱而侍門下於三山二水
間未審得如願否

與蘇比部

曩者貴省之役僅五越月便歸歸四年而

再于役于越于楚又三年而復歸計今鏃
翻田野且十六寒暄矣從菰蘆中抱病習
嬾日惟檢方書作活藥餌之暇對瞿曇氏
翻貝多葉或手自莊寫一切計畫不復事
事亦不能事事蓋天壤間棄物無如不肖
者恭惟台下襟領人倫主盟秬苑鴻聲駿
望照曜海宇不肖思一攀龍門附驥尾甚
切而亡由執御李君生當吾世坐失名賢

何無分緣若此有懊惱而已

與繆夢雲

自昔哲人雕落羣有覆却萬物能批大隙
定大故而不自為時之所用則托一技以自
晦或於漁或於卜或於醫甚則于屠于賣
漿若嚴君平朱亥毛薛二公秦越人之屬
其人率薄售而厚藏以自全其身不佞每
慨然慕之不謂今時有繆先生者抱俠烈

負才謂具智囊探理窟而不之用用於察
脉投劑間以陰行善而避聲施即秦越人
不是過不佞願奉眉宇之日長遠矣懶慢
結習二豎為伍懷賢徒切蹉跎識荆乃者
有內人抱病年餘骨且柴立且暮行尸沃
散如山迄無一驗度所為加肉於骨易枯
以腴非大手力不可敢乞玉趾下戾衡門
俾得以如綫之命沾上池一勺水自活不

詩象者稱卷之三
三
佞亦以其間聽辨碧鷄傾心玄箸此不佞
大願而亦闔戶之人所爲延頸而長望者
先生其惠然乎敢擁篲以俟

與劉元定

從于役貴藩載湘濤而歸已十六星周矣
間於灌莽中聆有芳問裏如怒饑而不得
見已德星蒞我吳可以見矣而又不得見
十年而慕之一旦而失之千里而懷之咫尺

尺而遠之人生事大都如此雖然有志者
事竟成狗馬病稍霍然終當登龍門坐春
臺傾光風霽月之儀濯其鄙悒開其茅塞
耳第聞門下瓜期且及還朝不遠二豎相
勦未必遽退孱然之軀不審獲諧所願否
公餘吟弄想必阜起吳山雖淺堪爲藏室
門下能無意乎幸一示教之

復劉元定

惟明公都通津司國計事至殷繁而能婆娑
稅苑操弄不律延攬名流揮麈屑玉處
囂不擾在濁而清不佞已心異之頃讀諸
刻盡一日夜而卒業靡不爛若復陶潤逾
晁采巧類木鳶密如疊罽亮比巢沂逸似
秋駕意氣外溢神情內葆當今作者紛如
率不過邾莒之屬卽悉索敵賦以從何足
當葵丘一揮乎楚故多材自唐勒景差而

後代不乏人至如門下者真麟鳳矣匪佞
匪佞每歲當十月例過舊業督刈此中去
官河僅爾咫尺干旌北指道所必經將採
薇蕨具鷄黍要小隊於田間向青山綠樹
浮白相賞知明公必能許我也

與沈純父司馬

去歲從武林歸抵滸墅而疾大作暴下礪
礪數升如是者旬日而不輟骨柴立皮面

詩家補種不卷之三
若腊思向對明公誇白髮變鬢真語不覺自
笑一豎纏縛淹引歲月稍得霍然而一妾
又大病病亦如不佞病狀口手拮据靡非
藥事因不知太夫人之變八月中始及知
之卽欲操辦香絮酒相弔而妾病綿篤方
買棺覓土不能舍之而出門戶坐是中止
今病如故念愈久則失禮愈甚心愈不寧
特遣蒼頭代焚楮錢于仙靈之下倘醫藥
解嚴終當匍匐從事耳昔人有負笈臨喪
磨鏡赴弔者視之能不媿死

與劉戶部元定

楚材固繁而門下寔爲之魁拜大集之辱
每手一編委姚若三湘漭沉若七澤吸峨
嶙峋若祝融謝羅于霄直上使人凡骨欲
蛻而垢慮以滌顧恨不得執鞭弭捧盞血
以從耳榮發定以何時將奉芙蓉而候之

謝家補補卷之三十六
江許幸示之期一詩奉餞不審得比於驪
歌也者而助彼鸞音否

復劉侍御

不肖某天壤棄物人世戮民逐景田畷捨
身佛奴塞兌逃虛無所聞見僅一從菰蘆
中竊得法星在近然不能於蓬蒿外瞻望
光風咫尺有咄咄稱欠事而已殘月聊勒
短疏少輸積悃發之三日而台翰飛墮豐

貽佐之文采鉅麗禮誼綢繆至使堦鹿趨
躡庭卉色動不肖何以得此於高明也敬
用獻之瞿曇氏前而後八行以爲世券幣
以爲衣被躩蹄以付酒家胡作一歲生涯
沾沐明恩不知喜所從來矣使者報命附
此爲謝不盡寒產王臣

與蘓漕院

恭惟明公瑞應璣衡禎符奎壁氣吐青兕

胸吞白鳳金相玉質蔚矣其繪冰懸雪跨
嚼然不涅載筆螭頭是玉皇香案宣麻柱
下紬金匱秘檢峩峩黑豸凜凜皂鵬見無
禮於君側爲鷹必鷲但有禪于國事有鳳
斯鳴人爭落膽誰其犯角頃者天惠吾吳
使暫有福星又重惠不肖使得邇丰裁雖
處菰蘆滅迹實欣道路喧傳惟是苦塊未
離苴經被體維茲旣朽之質加以不祥之

與李本寧

服何敢輕闖交戟唐突嚴重謹搦三寸班
管用舒一腔素悃焚香朝旭拜送晨風未
如燕雀之來賀亦幸魚鱗之有托

文從駐廣陵南來者徃徃道及盈盈一水
不難褰裳會有先人之喪哀毀骨立未暇
問人間事頃哀小減骨亦漸肉矣而尚不
能窺戶以外美人一方徒有引領已耳夫

居者不得出而行者則可來此際吳中濃
陰肥綠廣陵不敵也梁溪之水號爲二泉
以烹槍旗春雲脚綠廣陵又不敵也不可
揚帆瓜渚破冢而至乎不腆菟裘在九龍
山下離城三里而近有便房有石榻有庭
有廡可安車騎主人雖貧不能設供具青
山一片亦堪享客特以俞山人爲媒奉要
玉趾一春風雨兩旬之間日月鮮朗或者
山靈亦有意乎幸卽戒行李勿復躊躇商
之不願游者

復蘓漕院

旬日之間賜唁賜弔惠賻惠奠因生者及
死者以死者遠生者種種非一其爲高誼
真古人所未有夫不孝么麼縮胸削智任
樸不比人數而明公煖不然之灰繩旣朽
之木加寵靈於無所得報之地其爲高誼

又古人所未有不孝手捧目擊不覺淚爲
之垂筋而首爲之倒蒜也將擬匍匐交戟
輸此悃忱顧念繡斧惠文在上菟符龜紫
韎鞞螯組練在下而以竦竦凶經之夫
溷污階阼分所不敢出惟有朝夕焚瓣香
尸祝而已

與馮元成

前月曾一過金閭緣麻衣如雪未敢以不
祥人溷吉事遂失造謁歸而引領清光旦
暮搔首殊自悔其拘拘也者朝天車騎定
以何日祭荒圃陂塘不減河朔有一罇在
爲丈逃暑不敢望十日留得其半足矣全
集知己殺青紙價雖高萬勿我悞

報郝仲輿

人世間不獨仕涂偏側卽湖山亦偏側歌
舞場亦偏側詞林秣苑亦復偏側向每游

說象都種卷之三十八
處其間若衣絮膏棘靡可著足地獨蓮臺
化城則無障無碍無沮洳無凹凸無風波
寒燠吾挾靈猊駕香象假翼金翅鳥而徘徊
盤桓焉直以須彌爲培塿香水海爲溝
洫四大部洲爲積蘓阿僧祇劫爲彈指靈
臺如許地括有三大千世界何所不擺脫
何所不自在故向也癯今也腴向也頭鬚
半白今也髮變鬢向也煩惱今也清涼六

道輪迴吾知其免矣頃得翰教云將於梁
溪金閭之間卜地而居夫卜居何容易但
得以阮生蠟屐爲誌公錫杖何點柴車爲
專師騎墻不佞當掃室巖阿列軍持捷椎
木榱子於其中待足下耳名園定竒顧止
是神遊未經目遇一額二對想像爲之不
免夢中說夢未審可用否雖然人生何地
非夢何時非夢卽足下於家園朝遊日蹠

謝象著稱卷之三十六
觸目賞心是亦夢也而何計余言之夢乎
不夢乎

與魏大叅

記從潛穎時窺見離竒知爲九苞毛羽亡
何而儀虞庭巢阿閣呈禎獻異果符所許
由今思之如昨日事耳自此地位日峻轉
移益捷三事九列不難階躋不孝於菰蘆
中操券竢矣武林山川之都明聖泓渟羅

剝沉滂天竺南屏諸山峻峨嵒嶙衍豁窳
窳咸足以資文心而佐經綸造物者以爲
明公几席杖履而有之張弛咳唾靡非是
物清都仙吏何必有此不孝自挂冠以來
捷扉塞兌不聞人間事歲課污邪得其入
以辦什一則攤書耳着屐耳佞佛耳近且
廢書廢游而專意於佛不孝之奉佛也不
茹素不膜拜不口喃喃說經說偈不閉眉

合眼做死模樣而究竟堅固期於彼岸朝
生暮死迥然聽之餘生如此亡足爲故人
道者上海劉生亮載不佞受業士也能爲
帖括又能古文能賦詩俱環竒天矯不落
第二義坐數之竒仰屋竊嘆如君苗焚硯
班生投筆者屢矣而不孝止之乃者意無
所發舒將探書禹穴觀霞赤城聽瀑天台
讀碑孝娥江問鈞富春灘上而囊無一赤

仄腹之不果足于何運是大可笑事明公
文章道懿其所願見特令伏謁交戟倘稍
厭心請假一席爲數日周旋不者小損公
庾資其游斧兼舉牙後一揚詡之何如何
如

與王上虞

生平慕宛委句乘若耶剡溪之勝思一鼓
擢着屐其間於以探禹書問流觴尋黃絹

遺碑覓安道所築室處彷彿倚夷施長嘯
而因循未了頃有使君在懼作陽鱈又付
之夢境矣靈汜自昔多名吏如一錢之劉
寵投饋之延之載石之江革鞫絲之傅琰
具多卓犖而文采亡聞兼之者惟使君耳
有上海劉生亮載曾受經不孝所爲舉子
業越人數等而又能古文能詩歌詞賦包
涵東西京元曆上下數千載其人數十家

遭數坎壈按劍自嘆思欲盡探於越山川
之竒而及於五岳歸成一家言以見志乃
其橐甚癯僅有白雲一片不堪果腹腹之
不果何言濟勝使君倘舉斗水澆其涸轍
是旅人貧士所爲啣結而報者也何如何
如

與李本寧

今歲朱明祝融虐甚人坐洪爐想在廣陵

謂象菴稿卷之三十六
有邗溝曲池瓊花迷樓可以逃暑因於左
右不敢問及渡江事乃者綠莎易貌白芷
含顰單衫適體統扇不御布帆婀娜正其
時矣乞命篙師毋煩再計友上兄素頌高
誼病起遠涉意甚勤止門下見自知之

與舒大叅

記明公自其脫穎時卽已蜚聲秬圃張彼
全楚亡何而南宮釋褐又亡何而含香粉

署所至軼羣絕衆播有聞譽今且馳騁大
邦爲時藩屏兼以峒峽峨眉平羌烏尤岷
江環溪邛水之勝足以助文心而資政術
昔相如楊雄杜甫文翁趙抃王尊廉范之
屬難乎獨盛矣不孝解龜而南偃卧梁溪
幸有甌簍汚邪數頃自非肥壤女魃商羊
之爲祟足可供饗殮度伏臈鼓腹而嬉放
杖人間作尚子平故事不則擁楞嚴楞伽

謝家菴稿卷之三十
一卷以消餘日靡足爲明公道者野人久
不作津上書屬舍親斷事華孚曾盛蒙青
眼感入心骨於其蒼頭之便以八行奉謝
此生小有材質頗堪任使鑪冶鞭策終如
其始是明公造就羣萌之德而不孝所禱
祀以求者也薄具不腆萬里寸衷惟函諒
之主臣

與沈文學

今之江湖間以堪輿行者林林矣而求其
真知地理者十無一知地理而又其人忠
實可信者百且無一有豐城王丹岬者年
已七十於此道若輕車熟路拈出便是而
又醇謹愿直不懷私挾智高下其說寒門
數十年來亡論陰壤陽宅大窰小窰無不
賴之亦無不能趨吉避凶也者辱在尊先
公知愛敢以其人進非泛然爲此輩作曹

丘也

復李本寧

日者坐匡床見庭葉舞階忽思秣陵秋色
鼓楫而逞如子猷之於會稽興至興盡旬
日便歸歸出水西偶得仙舟消息大是喜
幸尋入舟而不獲奉芝宇僅一見兩郎君
又大是懊喪蓋不孝於先生夢寐二十餘
年矣一失之楚再失之梁溪又再失之白

門若有物焉為之崇者何也郎君瑛瑛劭
今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真令人羨殺
不孝於弇州公為執戚才短意長殊不似
其舅明公以弇州許我主臣媿欲死矣然
明公一許便是千載華衮本魚目而識者
謬為明月人則明月之主臣即死亦可矣
廣陵毘陵盈盈一水彼來此去不嫌河廣
聚首促膝定不相負但我吳山川自于鱗

誠齋菴稿卷之三十八
物色而後久不見至人山靈百六運合稍
通明公雖曾駐跡我吳而於諸山川僅一
染指未及屬厭則我吳之急明公亦猶明
公之急我吳也兩相急又不當兩相負矣
何如何如

與于惠生

屈指仇離已三之歲言念大雅神爲之逞
突酉同年蔡與偕之孫曰嗣祖者貧甚不
能糊其口而中有五車書撐滿腸胃不知
從何所畜得乃其人負氣不下寧貧耻事
干謁更有足多者雖其人不事干謁而吾
輩世誼不可不爲之所敢以聞于門下蔡
君貧過西華而吾輩薄如到漑門下耻之
僕亦耻之矣

復田侍御

曩者執役南紀僅十一月而歷十七州郡

所閱試卷數萬所嘗疆域九千餘里兢兢
矻矻謂可得免于咎而白簡至矣勞多罰
重過淺罪深人盡爲不佞扼腕而不佞不
屑也曰昔孟軻氏以教育英材爲人生一
樂吾所取士若田先生輩是羅荆壁隋珠
而有之吾方幸得收其竒而復何所遺憾
巖居廿載養雛牧豕團焦持偈絕不問人
間事而猶不忘故人一得南宮消息喜再

得蜀明司理信益喜又得擢御史報更大
喜喜不在榮名喜明公才品升高而呼靡
所不響荅耳當今黨同伐異循聲失實好
生羽毛惡叢瘡痍漸以成風不有大賢立
中流而砥障之將何所止矣方在田間課
穫督稅與場師操豚蹄賽神告成事忽得
飛書自天兼以南金鄭重故人不忘我又
不自知其喜之何從也陳令公晨風之便

附此為謝不盡寒產王臣今公身以風之

...

...

...

...

...

...

...

...

象卷稿卷之三十一

